



文苑心语

我的老师

文/李洪峰

在我求学路上有三位高三理科老师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敬业、有能力、有个性,后来都从乡下中学调入县城中学而且是全县最好的中学任教。今天说说数学老师张正元。

高二分科后他就教我们数学,直至毕业。高三时,他还担任我们班主任。

张老师戴一副近视眼镜,常常挂在鼻尖上,尤其在讲台上看学生时,感觉他的眼镜会随时掉下来。他在黑板上板书的速度很快,字像蛇一样蜿蜒前行,好像在追赶时间。因快,所以有些字不仔细看,就看不清楚,尤其是坐在教室后排的、明知自己是近视眼而又不愿意戴眼镜的同学,他们常常是用耳朵听课,用手做笔记。那时我们也爱美,但如果年纪轻轻就戴个眼镜,感觉那是贬义,所以有些同学不愿意配眼镜。

高三最后一学期几乎都是复习,正课全上完,这个时候就是做题,称为题海战术。有时张老师会拿一张试卷,或在黑板上板书一整板试题。他没有多余的话,甩开双手走路,通常低着头走,抬头进教室,上讲台就发卷子,叫我们做题,独立完成,能做多少就做多少,下一节课再讲解。那时排课几乎是两节课连着排,尤其是数理化。这样的好处是,头一节课没上完,下一节接着上,趁热打铁,不易忘记,知识装进脑子里就多些。

那些试卷是张老师头天晚上加班加点刻蜡纸,第二天一早油印的。抄题很浪费时间,所以他尽量牺牲自己休息时间,不在正课时占用我们学生的时间。有时发给我们的试卷还未干透,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的油墨味。那些题,不知他从哪里去寻找的,很有代表性。他教书有个特点,要把一个知识点尽量弄全搞透,再进行下一个知识点。记得在教“不等式”那节,连续做了两次题,一次试卷,一次抄题。

在毕业倒计100天时,他拿来似台历大小写有1~100的一沓纸,钉在讲台靠窗一侧,每天值日生就扯一张。看着数字越来越小,从老师到学生,每个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。

他爱运动,身体很棒,尤其爱打羽毛球和游泳。他看上去很斯文,可打起羽毛球来可狠了,很专业。那发球,接球,一点一拨一扣一跳一进一退,一转身,一看就知道练过。他爱冬泳,姿势优美,悠闲自如。那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泳姿,后来知道了那是蛙泳。那是一个冬天,我和几个同学放学后散步到杀牛石坝,看见河里有一人很悠闲地在游泳,四肢像青蛙一样轻松自如,定睛一看,是我们的张老师。我们没敢大声说话,悄悄离开了。从那以后,我就知道了他这爱好。

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他的这些爱好,可能在他中学时代就已养成,进入大学后又系统地精进了。所以他不怕冷,冬天也常像夏天一样穿一件衬衫,最冷时顶多在外面加一件夹克,也就两件单衣服,从未见过他穿毛衣。

他岁数比我们大不了多少,应该是大学毕业不久就任教。

我高中毕业参军后对他的情况就不甚了解了,转业回老家才听同学说他调到了邻中(邻水中学的简称)教书。

那时他在石永中学任教,从一所乡下中学调入全县师生梦寐以求的学校,是他努力的结果。记得那时各科考试全县排名,他任课的数学成绩总是排在前面。

生活笔记

支教

文/张宇馨

2015年,我在东北师范大学上大。这年暑假,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“远方有你支教团”活动。记得那天,我们8个女生、6个男生一行14人,从长春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广西来宾市宣武县的火车。

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教学实践活动,所以显得格外兴奋与激动,心里充满了期待与向往。火车在慢条斯理的“哐当”声中整整行驶了两天后,终于到站了。随后,我们又乘坐班车到达了思灵乡。我们支教的太平村小学覃校长早已等在那里,他非常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,不停地说着“辛苦”“谢谢”。

我们被接回学校时,天已经很晚了,大家被分别安排到旧教学楼的两间教室里。

校长一再叮嘱我们,一定将蚊帐挂好,因为当地的蚊虫特别多,而且攻击性极强——后来,我们的确领教了那里蚊虫的厉害。

第二天,我们便开始正式上课。除了给孩子们上文化课,还给他们安排了书法、绘画、舞蹈等课程。看着孩子们一双双充满好奇与渴望的眼睛,我们恨不得将自己所学的东西都一股脑教给他们。

这里的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,而且家庭都比较困难。

小武是个非常聪明、懂事的男孩。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很少回家,留下他和弟弟与奶奶一起生活。他说自己5岁就开始做饭,8岁就到地里帮大人砍甘蔗。一天他突然对我说:“老师,我想妈妈了……”说着,他的眼睛里滚出两颗晶莹的泪珠。那一刻,我情不自禁地将他搂到怀里,安慰他说:“孩子,你一定要好好学习,将来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,你的爸爸妈妈就不用外出打工了。”后来,我专门去他家看望了他的奶奶和弟弟,并给他的奶奶买了营养品,给他的弟弟买了文具。为此,他深受感动,学习更加勤奋与刻

苦。后来,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说,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升到了县重点中学。

小婷是个极其内向与木讷的女孩。每次下课后,别的孩子都欢呼雀跃地出去玩耍了,唯独她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教室里,心事重重、闷闷不乐地玩弄着手里的笔或橡皮。我发现她的异常后,便走到她身边,用手抚摸着她有点儿脏乱的头发,温和地说:“你怎么不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耍呢?”她嗫嚅了半天,才眼泪汪汪地对我说:“他们都叫我‘小破鞋’,都不愿和我一起玩要……”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,将眼睛望向窗外。原来,她的爸爸常年在外打工,一年也回

不了一趟家,她的妈妈就跟着别的男人跑了,她因此受到同学们的歧视。后来,在我的帮助与努力下,同学们理解并接纳了她,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转眼支教期满,我们该返校了。我们事先商量好,一定不能将我们离开的具体时间告诉乡亲和孩子们,免得大家到时伤感,也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,因为我们决定一大早就出发。我们一夜未眠,一是大家要收拾行李物品,二是大家毫无睡意,根本睡不着。大家一直谈论每个孩子的情况,谈到高兴处大家就一起笑,谈到伤感处大家就一起哭。天刚蒙蒙亮,忽然听到有人大喊:“老师,我们来送你们!”带队的学姐猛然起身,冲到窗前,一把拉开窗帘:窗外站满了前来送别的乡亲和孩子们……

我们依依不舍地上了学校租来的面包车,车门关上的一刻,孩子们不禁失声哭泣起来。我们流着眼泪向乡亲和孩子们使劲挥手告别。

现在,我大学毕业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多年,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与挫折时,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支教过的那些孩子们……

